

O14



孤寂深渊

[英] 拉德克利夫·霍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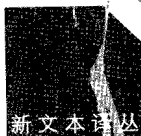
Radclyffe Hall

张玲 张扬 译

The Well of
Loneli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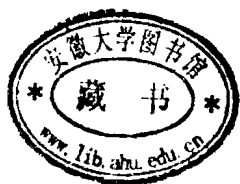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O14



孤寂深渊

The Well of Lonelines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寂深渊 / (英)霍尔(Hall, R.)著;张玲,张扬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1

(新文本译丛)

书名原文: The Well of Loneliness

ISBN 978-7-5327-5430-4

I. ①孤... II. ①霍...②张...③张... III. ①长篇小
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1200 号

RADCLYFFE HALL

The Well of Lonelin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孤寂深渊
The Well of Loneliness

Radclyffe Hall
拉德克利夫·霍尔 著
张玲 张扬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 姝
装帧设计 蔡立国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346,000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430-4/I·3165

定价: 40.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662100

译序

一、一部小说的公案

七十多年前，也就是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伦敦弓街的违警罪法庭推出了一场轰动性的诉讼。原告是当时英国内务大臣威廉·乔恩森-希克斯，状告小说《孤寂深渊》，该小说作者是拉德克利夫·霍尔，出版人是乔纳森·凯普。起诉书宣读后，几乎没有传唤听证，法官就断然判定该书为“淫秽”，应予立即销毁。

“抗议，我强烈抗议！我是这部书的作者！”拉德克利夫·霍尔小姐面对诽谤，拼命喊叫起来，但立即被强行制止。判决后提出的上诉，也迅即遭到驳回。

一部小说就这样被查禁了。这是经过作家数年酝酿、两年苦作才完成的作品——出版仅只四个月，而且颇得读书界好评。

其实，对这部小说的问难，在它出版后的三个星期即已开始：正在伦敦报刊纷纷发表评论、交口称赞这部小说在主题和艺术方面的特点时，《星期日快报》的编辑詹姆斯·道格拉斯撰文，强烈谴责这部小说，并建议出版商立即予以撤毁。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清清楚楚地知晓，性倒错和性反常现今存在于我们当中，是可怕的事。他们这些人越来越厚颜无耻地招摇过市，更加盛气凌人地大肆炫耀。那些耸人听闻、令人作呕的恶行劣迹，绝大多数都是他们干的。这些颓废主义的鼓吹者再也不遮掩他们的堕落和潦倒……他们不思抛头露

面，而且一反其道，刻意追求这种机遇，并以他们的风流艳遇为乐。其结果则是这种有害的东西正在浸淫年轻人的灵魂。”

伦敦违警罪法庭所指控的“淫秽”和道格拉斯文章中所指斥的“有害”，都是针对这部小说所涉及的女同性恋内容。

小说女主人公是富有的贵族之家唯一的继承人。她的父母菲利普·戈登爵士和安娜夫人婚后一直切望给自己的莫顿庄园添一个男性继承人，而且早就给他取好了男性的教名斯蒂芬，但是事与愿违，出世的却是女儿；更加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女婴四肢修长，宽肩窄臀，男相十足。随着年龄增长，斯蒂芬的言谈举止、兴趣爱好，更异于寻常女儿。她的父亲首先发觉了她生理与心理上的反常，是唯一能理解和引导她成长的人；而她的母亲则自始至终不肯正视这一严酷现实，并且对自己的这个亲骨肉深恶痛绝。斯蒂芬在孤寂与受敌视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在一次社交中，她结识了一位加拿大青年马丁·哈拉姆。二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但在马丁向她求婚时，她却本能地反感，他们之间的友谊，就此戛然而止。不久，父亲因一场偶然事故而去世，斯蒂芬在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同时，也陷入了绝对的孤寂。一个偶然的机会，斯蒂芬结识了乡邻罗斯比的太太安吉拉。此女出生于美国南方没落的农场主之家，婚前为酒吧歌女，商人出身的丈夫常使她感到厌倦、乏味。孤寂无聊将斯蒂芬与安吉拉连接在一起，她们之间反常的恋情为双方的家人及乡邻所不容。在斯蒂芬发现安吉拉欺骗和背叛了自己之后，毅然离开了她挚爱的庄园故土。

斯蒂芬携其少年时代的女教师帕德从莫顿庄园来到伦敦独立生活，依父亲生前引导，开始写作小说，处女作发表后，初获成功。为了扩展生活范围、继续发展创作事业，她接受性倒错戏剧作家布罗克特的劝告，与帕德去国东渡，定居巴黎。在帕德的敦促下，她继续写作，力争以笔为武器，保卫自己，立足社会。与此同时，她初步接触了以同性恋社交明星瓦莱里·西摩为核心的巴黎同性恋社会群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斯蒂芬像普通人一样，满怀爱国热情 and 责任感，参加了前线的战事服务，成为女子救护队司机。她在烽火硝烟中表现得智勇过人，并光荣负伤，获得了军功十字奖章。女子救护队中有一女孩名叫玛丽·卢埃林，一度作过斯蒂芬的助手，她是威尔士人，父母早亡，一无所有，但年轻漂亮、天真热忱、温婉宜人。斯蒂芬与玛丽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相互关照，相互帮助，发生了超乎友谊的感情。

战后，斯蒂芬邀玛丽重返巴黎，正式同居。在巴黎这座独领新潮的世界大都会中，她们二人结识了很多主要以从事文艺创作为生的男女同性恋者，有时还出入于巴黎同性恋群落的下等酒吧、餐馆，亲眼目睹了这类人的真实生活。斯蒂芬继续笔耕不辍，希图以自己的名声取得正常人社会对她与玛丽关系的认可；但在埋头写作时，她又忽略了与玛丽相伴，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而她们欲取得社会承认的种种试探，又屡屡受挫。斯蒂芬不忍目睹玛丽以一正常人而陪伴自己虚掷青春，心理负担日益沉重。此时，久违的马丁·哈拉姆出现在巴黎。他始终未婚，来此是为医治参战留下的创伤。斯蒂芬将玛丽介绍给马丁，她与玛丽的生活选择也得到了他的充分理解。与马丁交游，又给她们的生活增添了活力和安全感。相处日久，斯蒂芬突然悟出，马丁与玛丽已互有非泛泛的好感，为此她深为痛苦。她与马丁面对面作了一次大丈夫气概的交谈，彼此坦诚表明自己对玛丽的情意。尔后，斯蒂芬经历了剧烈的内心斗争，强抑对玛丽的爱、对马丁的妒、对失去玛丽的怕，做出最后的决断。她佯装对玛丽已经厌倦，并已另有新欢，刺激玛丽愤然离开了自己。在眼见玛丽投入马丁的怀抱时，她似乎觉得有大批性倒错者向自己涌来。她立即融入这群人当中，并虔诚地祈祷：“上帝，起来维护我们吧。在全世界面前承认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存权利给我们！”

评介小说作品，尤其是为其作序，叨叨于讲述故事，通常是一种

愚蠢做法。笔者不避其嫌，不惜占用篇幅，源源本本介绍情节，不过是试图引起读者诘问：如此一部小说，通篇又没有具体性行为描写的只言片语，究竟与“淫秽”有何瓜葛？

当时的英国读书界，就这部小说所遭到的诽谤错待，早有反映。是年八月，道格拉斯的批评文章一发表，论战即已开始。《泰晤士报·星期副刊》上最有代表性的评论说，这部小说“真实、坦诚、勇敢无畏、意向崇高，而且许多地方很为优美”。当时担任牛津大学学院院长的塞德勒著文，称这部小说是“杰作”，“泼辣、生动、感情深刻，是卢梭的《忏悔录》之属，是将心理研究寓于小说的散文佳作”。著名性心理学家哈夫洛克·葛理士特意为此书扉页所写的赞辞，更在学术上给予它极高的评价。

在这部书的诉讼案进行前后，当时知识界名流曾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和支援。热心公益的老作家阿诺德·班奈特在《星期六晚报》上发表文章说：“《孤寂深渊》是大自然恶作剧的一个受害人的故事，哈夫洛克·葛理士支持它……我不能不同意他的观点。”萧伯纳接受访问时表示：“如果这类事发生而没有对之提出抗议，在英国就不会再有任何书出版了。”赫·乔·威尔斯发表声明说，他对此书遭查禁是否合法表示怀疑。共有四十余位著名文人联名写信表示声援，作家当中除上述三位外，还有 E·M·福斯特、托·斯·艾略特、休·华尔甫尔、弗吉尼亚及列奥纳德·伍尔夫夫妇、罗斯·麦考利、阿兰·赫伯特、塞克维尔·威斯特、斯托姆·詹姆森、里顿·斯特莱切等，还有记者兼编辑戴斯芒德·麦卡锡、学者兼作家朱利安·赫胥黎、画家兼作家劳伦斯·豪斯曼等，以及美国的海明威、多斯·帕索斯、费兹杰拉德、德莱塞等著名作家。

令英国出版当局更为始料不及的是，判决查禁引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促成了这部小说的广为流传。精明的出版人乔纳森·凯普在审判之前已摸清了官方对这部书的不利意向，立即致函《泰晤士

报》，公开声明停止这部书的印制和出版；同时又通知他的印刷所，将此书铅版的模型运往巴黎一家专门出版英文书刊的新出版社；随后又亲自奔波在英法、英美之间，与巴黎和纽约的出版印刷商洽谈。判决刚刚宣布，法、美方面就迅速传来了此书在彼处畅销的好消息。好奇的英国读者，千方百计想得到此书，便在去法国或美国旅行的归国途中，悄悄往行李箱内夹带一本，从而使它在英国本土仍然流传。一个法国出版商还曾建议，出版少量此书手抄精品版，高价出售。还有一个法国女演员曾亲自与作者及其代理人商讨，准备将此书改编成剧本，搬上巴黎舞台。美国还有一个女同性恋群落，欲以拉德克利夫·霍尔的名字给她们的俱乐部命名。这些善良的创意，当然都遭到作家本人否定。直到一九四九年，也就是作家死后六年，这部小说才在英国重新出版，此时的英国出版法章已早有修订。此时直到九十年代末，这部书在英、美、法、德、澳等国，每隔十年左右总有新一轮出版发行热。它的法、德、意、西等语种的译本，也早在欧美大陆流行。有关这部小说和作者的传记、回忆录和研究著作，在六七十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以作家日常生活中的别名“约翰”为名的剧本，在八十年代中期也登上了美国的舞台。

这样的一部作品，当初在英国朝野之间，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天壤之别的分歧？

这主要得归因于时代——时代对同性恋的态度。

二、时代是友也是敌

在人类文明史上，同性恋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命题——一种始终存在的生理、心理及社会文化现象。经过专家学者考证，在中国史简中，已将此种人生存现象的记载，上溯至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即使通常较为人知的所谓“龙阳之兴”、“断袖之癖”，先后源发于战国及

西汉,距今也都已有两千多年。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在他的著述《中国古代房内考》中指出,中国封建时代一夫多妻制所造成的后宫女同性恋现象,已非仅有个别事例。据我们所知,关于这种后宫女同性恋,至少在西汉已有记载,名曰“对食”。在西方,文明古国希腊的同性恋现象,早已为后人发现。著名女诗人萨福对其女弟子刻骨铭心的爱恋之情,在她的作品中已有佐证,以至她出生并长期居住的海岛名称勒斯波斯(Lesbos),便演化成为代表女同性恋的专用名词“Lesbian”;从其后柏拉图《对话集》之《费德罗篇》中所谈的所谓师徒之爱,也可寻觅到男同性恋的蛛丝马迹。但是,西方社会由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对同性恋的拒斥更加变本加厉。《圣经》的很多章节都记载有同性别的人相交为有罪的律令。从《旧约·创世记》开始,至《新约·启示录》为止,反复提示索多玛与蛾摩拉二城因犯淫邪之罪而被上帝降天火焚烧一光。那里所指的淫邪,在《犹太书》第一章第八节等处又明确指出,就是“随从逆性的情欲”。由于宗教方面的非难,又由于中世纪长达一千多年的封建禁锢,社会对于同性恋现象及文化——尽管在特权圈内又当别论——始终是抱仇视、拒斥、压制、打击的态度的。十四五世纪以后,人文精神兴起,人们不断提高对自身及自身价值的认识,但这只是限制在正常人的范围之内;同性恋者,仍被视为“异类”,理所当然地被划除在外,实际上不被当作真正意义上的人。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工业革命逐步完成,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心理学脱离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对它的研究,与同时代生理学、医学、神经病学相互结合,对人的生理、心理(神经)机制有了较为客观、科学的认识,从而也向对同性恋抱有的成见提出质疑和挑战。他们的学说,主要是正视和承认了性异常、性倒错这样一些客观存在,但是从他们的这些取名即可知,他们仍然是承袭长期以来的异性恋中心观念,视同性恋为不正常、反自然。二十世纪更是一个令人类型心智洞开、气象万千的时代,开一代先河的弗洛伊德学说,就人的

性格和情欲提出很多新见,起码说明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使社会对于同性恋有了进一步的宽容。生物学家不断从遗传基因和染色体组成方面为同性恋提供新的科学依据,到九十年代初,生物学和医学界甚至提出了人至少有五种性别分类的见解。欧、美、亚洲的一些国家也先后在法律上明令同性恋非刑事化。同性恋者当中的艺术家、文学家也以他们的生活和艺术实践向世人提出挑战。当前,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性恋者不仅要求得到承认和宽容,而且要求一种与异性恋同样平等对待的权利,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目前,从生物、生理、心理、历史、社会、文化方面对同性恋进行综合研究已经获得显著成绩;对《孤寂深渊》一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也不断掀起一股股不大不小的高潮。

《孤寂深渊》创作并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的第一个十年。这次战争固然给人类和平宁静的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和毁损,但同时也带来意想不到的正面效应。在英国,最明显的就是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遗留的陈规和禁锢。思想解放、女权运动趁势而起,文学艺术、科学文化事业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托·斯·艾略特以他那一曲里程碑式的《荒原》(1922)揭开了现代主义的大幕。小说方面,乔伊斯,还有伍尔夫和她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作家,都正处于他们创新小说事业的巅峰。此时另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继奥地利的犹太医生弗洛伊德和这部小说中提到过的克拉夫特-埃冰之后,英国科学家哈夫洛克·葛理士在他那部七卷本的皇皇巨著《性心理学》(1897—1928)的第一卷,也专门研讨了女同性恋。这位心理学家像弗洛伊德一样,从一位多年行医的医生而放弃本职,转而从事临床实验,经过长期反复的摸索,才得出性倒错是先天使然而非后天人为的结论。这正是霍尔理直气壮地设定这部小说主题的科学依据。

然而,这些科学结论在当时还是具有惊世骇俗的性质,这是由于

一种新事物、新见解骤然出世，往往很难立即为大多数人所认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就宽松气氛而言固然较前大有改观，但也仍然处于渐进的过程。在《孤寂深渊》这部小说出版的三十三年前，著名戏剧家兼小说家奥斯卡·王尔德因同性恋，依英国一八五七年的法律而遭缧绁之祸；就在这部小说发表的八年前，英国上议院还曾就性犯罪法案展开辩论，试图将女同性恋定为有罪。《孤寂深渊》一案，虽有很多社会名流关注并亲自到庭旁听，但当时的笔会主席、老作家约翰·高斯华绥等，就以工作繁忙，不宜出庭为由，拒绝为他的会员的作品作证；更引以为憾的是，曾为此书特作赞辞的大专家哈夫洛克·葛理士，由于本人亦有同性恋倾向，认为自己少说为佳，而没有站到证人席上当众表示自己对此书的支持。因此，霍尔的权威传记作者，生于加拿大的出版人兼作家洛维特·狄更森曾经论说，葛理士是一位学者，但不是斗士，他的脊梁上缺少一根铮铮硬骨。再以当时叱咤英国文坛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主要成员弗吉尼亚·伍尔夫及E·M·福斯特为例，他们虽然素以勇于创新、思想前卫自诩，而且前者在《孤寂深渊》稍后，也出版了以女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后者本人亦有同性恋行为，并写有男同性恋小说《莫瑞斯》（1913年写，只在私下传阅，1971年作家逝世以后正式出版），也仅止于以维护创作自由为由，反对官方的查禁，而对此书本身的价值，避而不谈。相形之下，拉德克利夫的勇气和斗志，则更加可贵。

三、走出一本书作家的误区

通常辞书传略上，常称拉德克利夫·霍尔是因一本《孤寂深渊》而留名文学史的作家。其实她早年先以诗而闻名，共出诗集五部：《尘世与星空之间》（1906）、《诗札》（1908）、《今昔之诗》（1910）、《三郡之歌及其他》（1913）、《遗忘之岛》（1915）。她共出版长篇小说六部：

《未燃之灯》(1924)、《锻炼》(1924)、《周六生活》(1925)、《亚当的面包》(1926)、《孤寂深渊》(1928)、《房屋的主人》(1932)、《第六福祉》(1936)。此外,还有一部短篇集《奥格威小姐找到了自我》(1934)。她的诗,以抒发爱情为主要内容,感情诚挚、率真,富有节奏和韵律。其中有些被谱成歌曲,广为流传。她的小说,重在写人物心理,写家庭及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碰撞,富有哲理和宗教色彩。其中《亚当的面包》曾获“妇女幸福生活奖”和“詹姆斯·退特·布莱克纪念奖”。一九三〇年,她本人又获得“艾歇尔贝格人文金质奖章”。她发表诗歌时,以玛格瑞特·拉德克利夫-霍尔署名,这是她的本名;她发表小说后,才以拉德克利夫·霍尔署名。而在日常生活中,她为自己取名约翰——一个最普通的英国男性用名,这是因为,在性别上,她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女性,而是有男性生理、心理、意向和行为的女同性恋者,她早年即向社会公开宣称,自己是天生的性倒错者。

她的一生,比她的作品,更富传奇色彩。

这位女作家是一对英国父亲和美国母亲的独生女。按家族谱系追根溯源,在她的父系方面,是莎士比亚女儿一族的后裔;在她的母系方面,则是十六至十七世纪著名的印第安公主玛托阿卡、英文名波卡汉特斯的后裔。一八八〇年,玛格瑞特·拉德克利夫-霍尔生于英格兰南部汉普郡沿海西克利夫附近的萨里·隆。她的父亲,拉德克利夫·拉德克利夫-霍尔,牛津出身,受过良好教育,但只是英国社交界有名的花花公子,一生无所事事,仅靠其父的遗产优哉游哉地享受当时上流社会的种种声色犬马之乐。他的父亲,查尔斯·拉德克利夫-霍尔,之所以遗留下大笔遗产,是由于他聪敏好学、精力充沛而又勇于开拓,是名医和结核病专家,又是早期催眠术的探索者。玛格瑞特的母亲与她的父亲结婚前,是一位寡妇;因夫妻感情不和,玛格瑞特落生仅数月,父母即告离异,因此她是个不受欢迎的孩子,从小跟随母亲生活,先在伦敦,靠母亲离婚时所

赢得的财产维持生计。三年后，其母再嫁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阿尔伯特·维塞蒂，全家迁居肯辛顿区。这里地近王宫，是伦敦著名的中上阶层聚居区。

霍尔的童年，全在孤独中度过。在家庭中，她是忙于谋生的继父和耽于冶游的母亲所忽视的孩子；在学校邻里中，她是离过婚的美国女人的孩子。她只见过生父两次，第一次，她已经十五岁；第二次是三年以后，在她父亲临终的病榻旁。父亲死后，按照遗嘱，她成为父亲及祖父财产的主要继承人。同年，她进入伦敦国王学院，并到美国游历寻根。此时她已明显地显示出性异常现象，迷恋上跟从她继父学习声乐的年轻女歌手。霍尔二十一岁时，依法正式继承了全部应得遗产，成为经济上独立的人，立即与母亲、继父分居另过，伴随她的只有从童年就抚养照看她的美国外祖母。此时的霍尔已经完全长大成人。她生得秀俊清朗，颇似潇洒少年，又酷肖生父。她开始屡作欧洲大陆游，盘起秀发，穿上男服，走路雄视虎步，而且坚持要人称呼她“约翰”。她时而住在伦敦，时而照当时富人的习惯，居于乡间别墅。她选择的地点是小说中提到的伍斯特郡莫尔文潭的村舍，并参加了那里的狩猎俱乐部。此时她从父亲方面秉承的音律天赋开始崭露峥嵘，从二十八岁开始，陆续发表诗歌。

诗歌赢得的文名，将她带到文艺家赞助人梅伯尔·贝顿面前。梅伯尔·贝顿是英国驻印度殖民地官员的遗孀，爱尔兰人，社交界有名的大美人，人称蕾蒂，比霍尔年长二十三岁，初遇霍尔时，已徐娘半老。起初她只是视霍尔为一颗文坛新星，对她加以支持和引导。经过一阵疑虑、犹豫与克制，二人还是堕入了情网，而且不顾舆论反应，正式同居。在与蕾蒂共同生活的将近十年中，霍尔在艺术欣赏、文学创作，甚至生活情趣、待人接物方面，都受到蕾蒂的影响，意想不到地弥补了她早年家庭教育之不足。也是由于蕾蒂的影响，霍尔皈依了天主教。

在与蕾蒂相伴的第九年，霍尔遇到了另一位年轻灵秀的贵族女子尤娜·楚布瑞吉。她比霍尔年轻七岁，是一位很有前途的雕塑家。她也是爱尔兰人，还是蕾蒂的表亲。她与霍尔相识前，已是英国海军上将恩内斯特·楚布瑞吉续弦的妻子，生有一个女儿。但是天生的性异常(双性人)常使她对异性爱的夫妻生活感到生理与心理的不适。她与霍尔一见钟情，如鱼得水。她们结识的第二年，蕾蒂病逝，不久，尤娜与丈夫离婚，正式与霍尔同居，从此成为她终生的伴侣，又是她文学创作事业上的支持者和助手。她们二人出则同行，入则同宿，形影不离，经常出席各种上流社会的午宴、晚宴，参观画展和歌剧音乐的首展和首演式，以其不同凡响的服饰和风采而成为十分抢眼的一对。蕾蒂病逝时固然年事已高，但尤娜骤然介入她与霍尔之间，自然是直接诱因，故此蕾蒂逝世，在霍尔心中永远留下一种难以弥补的歉疚。像中国的汉武帝和唐玄宗在他们的宠妃李夫人和杨玉环死后不断请方士招魂降灵、以求与亡人重逢一样，霍尔也一度热衷于灵学研究。这在当时的欧美各国，正是广泛流行的热门伪科学，霍尔为从事此项研究而加入灵学会，并曾当选为一任理事，还发表过有关这方面探讨和体验的论文。

自从出版最后一部诗集《遗忘之岛》，中途经过蕾蒂逝世及与尤娜结合，先后这七八年时间中霍尔没有从事写作。她在早年从事诗歌创作的同时，也曾试笔短篇小说，并由蕾蒂推荐给出版人威廉·海默门。他是一位很有眼光和见地的鉴赏家，从不对初试笔锋者滥加过誉之辞。在他宴请霍尔与蕾蒂共进午餐当中，却对这些短篇小说大加赞扬。但是等霍尔心怀忐忑地试问他是否会出版这些作品时，他的回答却是：“我不想将你作为短篇小说作者推出来……你应该立刻开始给我写一部长篇。等你把这部书写好，我就给你出版。”海默门的这一要求，并未在他与蕾蒂生前得到回应，但是在一九二四年开始，霍尔连续不断地出版了几部小说。在它们早期版本的扉页上，常

常印有这样的献辞：“献给我的三个自我”。

通过写小说和参加文学圈的活动，霍尔结识了许多作家同行，成为笔会成员。著名女作家梅·辛克莱、瑞贝卡·威斯特、罗斯·麦考利、埃维·康普顿-伯内特和法国女作家茜朵妮·柯莱特，与她都非泛泛之交。爱尔兰诗人叶芝、美国诗人庞德和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等，也都与她有所过从。她的小说不仅在英国，而且在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也同时出版，其中的《未燃之灯》、《亚当的面包》、《孤寂深渊》等，还先后译成德、法、西、意、捷等多种文字。《孤寂深渊》在英国遭禁后，诉讼的轰动效应使霍尔与尤娜声名大噪。霍尔除继续写作外，还携尤娜继续在国内外旅行，所到之处，受到文学同行和同性恋圈内朋友以及社会上广大读者的欢迎。到一九三二年，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房屋的主人》出版，报刊评介虽仍热烈，但实际销售却并不理想。此时，她与尤娜都已步入中年，精力体力均不复往昔，在社交场中的特殊魅力，也日渐消减，孤寂之感渐渐袭来。一向纤巧瘦弱的尤娜，更是缠绵病榻。一九三三年，她们二人在法国旅行期间，尤娜病重，她们从巴黎医院中请来一个年轻看护。她名叫叶甫金尼亚·索林，是旧俄将军的女儿，才貌平庸，霍尔却莫名其妙地迷恋上了她，并成为她的情人。此后将近十年，索林经常与霍尔、尤娜三人同住，时而在意大利，时而在法国，时而回英国。一九四三年，索林不辞而别，不知下落。次年，霍尔发现自己已身患癌症，不久，在伦敦与世长辞。她将身后的十万英镑遗产及版权，全部遗留给了尤娜。一九六三年尤娜去世，又将这笔财产捐献给了天主教的慈善机构；霍尔作品的全部版权，根据尤娜的遗嘱，赠给了洛维特·狄更森；一大摞霍尔的私人信函和尤娜的九大本日记，则赠给了在法国的英文版霍尔作品的出版人。狄更森受尤娜生前之托，写出霍尔的第一部传记《拉德克利夫·霍尔在孤寂深渊》，于一九七五年首先在美国出版。

四、走出另外两个误区

由于霍尔在当时英国社交界是知名度很高的女同性恋者，更由于《孤寂深渊》一书涉及女同性恋而曾遭查禁，至今人们提起这部作品，通常总称它是写女同性恋的小说。

从上述小说主要情节可见，它确是以女同性恋为题材，而且，据考查，还是英语文学中的第一部女同性恋小说。它以女主人公斯蒂芬·戈登一生的活动为主要线索，展示了一个女同性恋者的成长过程、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她初生即显示出异常的形貌，初谙世事又表现出特殊心理。童年时代的纳尔逊崇拜和充满尚武精神的白日梦，对女仆柯林斯的痴情与对其情人的嫉恨，对骑术和击剑的爱好，对女装和女性社交的尴尬，与马丁·哈拉姆富有阳刚之气的友情和他谈婚论嫁的厌恶，与同性别女友安吉拉的恋情，直到与玛丽·卢埃林的相遇、相爱、同居、分手的全过程，都写得准确可信，细腻传神。小说中也写了斯蒂芬与自己的同类和异类的交往与冲突；与深切理解自己的父亲和孤陋愚顽的母亲的关系及谈话，与安垂姆太太及子女的冲突，与布罗克特和瓦莱里·西摩的交游与戏谑玩笑及严肃对话，更是对同性恋问题生动有趣而又带有一定深度的研讨，表现了作家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切身体验及真知灼见。小说第五卷，斯蒂芬与玛丽战后在巴黎共同生活的阶段，作家一反往常单线直述的方法，繁衍出一些几乎可以独立于主线情节之外的章节，着重描绘其他一些巴黎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群落的生活场景，诸如音乐研究生杰米和巴巴拉的生死之恋、巴黎同性恋者聚会的上等和下等酒吧、餐馆的夜生活等等，它们既是斯蒂芬与玛丽生活感受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有关这些被歧视、受排斥的异类向来鲜为人知的一些独立画面。只有以这些情节和画面作为补充，小说全幅图卷才能更加富有层次和透

视感,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表达出这类人的苦闷、困惑、恐惧、沉沦、毁灭和奋争。作家在表现手法上,能够达到那样怵目惊心的程度,除了依靠她身为天生小说家的才能之外,还由于她在创作中以同类者的身份积极地主观介入,真正体现了感同身受。这也正是为一般非同性恋作家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所难企及的。

霍尔在一些小段落中,也纯写非同性恋者的生活和情感,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在霍尔笔下,他们大多善良、纯朴,富有更丰厚的人性。诸如斯蒂芬幼儿时代的法语教师迪福小姐及其盲姐朱利虔诚恬淡、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巴黎侍女阿德尔与让纯真、温馨的婚恋。这些描述都反衬了所谓异常者的孤凄与不幸;而安垂姆太太及其子女、马西夫人母女等对待性倒错者势利、狭隘、冷酷、刻薄的态度和精神上的虐待,则正是社会成见的代表。

题材对于小说的性质,固然重要,而作者如何看待和处理题材,对于它的品位的贵贱高低,尤为至关重要。正如同样以异性恋为题材的小说,有些可以写得雅洁优美,赏心悦目,有些则庸俗低下,不堪入目。我国小说盛行的明清两代,主要写男同性恋的小说,亦有多种流传,诸如《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品花宝鉴》等,另在《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名著中及一些名著的续书中,更有不少有关男女同性恋的情节。这些作品当初也屡遭禁毁,除其中一部分(主要指那些名著)牵涉政治、民族纠纷外,主要是由于其中多有具体细微的性行为描写和污言秽语,因此至今难登大雅之堂。至于欧美各国,仅以笔者之孤陋所见,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以同性恋为主要题材的小说,已经出现。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美国亨利·詹姆斯的《丛林之兽》、法国纪德的《无德者》、德国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英国D·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E·M·福斯特的《莫瑞斯》、法国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第四部《索多玛和蛾摩拉》等,都或明或暗表现了男同性恋。近日,美